

黑格尔的哲学

张世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黑 格 尔 的 哲 学

张 世 英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本书是以《论黑格尔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为基础,由原作者张世英同志修改而成。

黑 格 尔 的 哲 学

张 世 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125 字数 60,000

1972年10月第1版 1973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70,001—120,000

统一书号: 2171·35 定价: 0.16 元

目 录

一	黑格尔哲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条件·····	1
二	黑格尔的生平和著作·····	8
三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	11
四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21
五	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36
六	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性质·····	63
七	黑格尔对辩证法本质的歪曲。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 主义体系的矛盾·····	78
八	结束语·····	90

一 黑格尔哲学产生的社会 根源和思想条件

黑格尔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最大的代表，以黑格尔哲学为顶点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这一时期中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比欧洲其他先进国家都要落后的国家。英国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后半期又发生了工业革命，法国在十八世纪末也发生了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德国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还是手工业生产，几乎没有大工业，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居统治地位，政权掌握在封建贵族手里，封建割据状态使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分散、很落后。恩格斯分析了十八世纪末德国的状况，他说：“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雕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

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德国状况》)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刚刚出世,没有力量起来领导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农民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或者在政治上,都很软弱,它远不能象在当时的法国那样,形成一个与封建势力对抗的统一力量,它不敢用革命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而只好屈服于封建贵族的权力之下。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如雷电般地震撼了德国,它使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情绪加强了。在莱茵省甚至还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其他许多地方,农民反抗封建主的阶级斗争也尖锐化了,工人也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并建立起自己的秘密组织。所有这些,都迫使德国各邦(包括普鲁士在内)的统治阶级不得不进行某些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从而给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较多的发展机会。

但是,由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当德国资产阶级正要起来革命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先进的英、法等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很突出、很尖锐,资产阶级害怕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往往更甚于害怕封建主阶级。德国资产阶级处在这种形势下,特别是当看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行动愈趋激烈、斗争规模愈益扩大的时候,更是被吓倒了,它害怕德国也和法国一样会展

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害怕无产阶级会在革命中壮大起来，掉转枪头对着资产阶级自己开火。因此，德国资产阶级不敢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结成联盟，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它只能跪倒在封建贵族的脚下，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当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时候，它甚至与封建贵族结成联盟，以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这样，德国资产阶级所走的道路，就只能是一种在贵族、封建主领导下，由君主政权实行的从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地主经济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更加痛苦。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条道路，列宁称之为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由此可见，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动摇性和两面性的阶级，它一方面对封建势力怀着一些不满情绪，向往革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要求；另一方面，它又不敢采取实际的革命行动，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及它对革命和人民群众的畏惧，甚至使它逐渐走向反动。马克思指出：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也就是说，先进的英、法等国家所“做过的事情”，即资产阶级革命，德国资产阶级却只是“考虑”、向往，“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并列”（同上）。这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矛盾。

黑格尔哲学就是上述这样一种处于特殊的矛盾地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黑格尔哲学中的重大成就——辩证法，无疑地反映着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反映着它反对封

建关系的情绪。但是，黑格尔哲学的另一方面（也是其主要方面），即其唯心主义的体系，则反映着德国资产阶级向贵族、封建主的妥协、屈从，反映着德国资产阶级在实践上软弱无能，不敢用革命行动清除封建关系，以至于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怀有恐惧和憎恨。

所以，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即进步的、革命的辩证方法与保守的以至反动的唯心主义体系间的矛盾，正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反映。

恩格斯指出：“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是一支能够与封建势力进行对抗的统一力量，所以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导”的法国哲学家“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同上）。可是，代表软弱、妥协的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家黑格尔等人，则“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他们只不过“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隐藏着革命”（同上）。黑格尔把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隐藏在唯心主义的外壳里，把辩证法限制在纯粹思想的范围之内，这就特别鲜明地表现出了他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上向往进步和革命，但又不敢越出思想的范围而在实践上采取革命行动的特点。

黑格尔哲学之所以能具有辩证法这一重大成就，这不仅是因为它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而且是由于黑格尔所拥有的自然科学材料要比他的前辈们多得很多的原故。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许许多多方面，都有了新的巨大成就。例如，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康德（1724—1804年）在他早年以自然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期，第一次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假说，突破了形而上学思想的第一个缺口；以后，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年）又提出了并且更详细地论证了同样的假说。德国地质学家魏纳（1749—1817年）和英国地质学家哈顿（1726—1797年）也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说明地球的成因以及地球和生物的变迁。法国生物学家毕丰（1707—1788年）作出了关于生物界变异性的揣测，提出了人猿同源的看法。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年）发表了进化的学说，提出了外部环境引起有机体变异以及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思想。法国科学家拉瓦锡（1743—1794年）推翻了形而上学的燃素说，奠定了关于燃烧和氧化过程学说的基础。自然科学中所有这样一些发现，都表明了，自然界中一切现象归根到底是辩证地发生的，过去那种机械的、不从联系和发展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已经动摇了。

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显然也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中这样一些卓越的发现；当然，这些发现在黑格尔哲学中也是在唯心主义的歪曲的形态下被反映的。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最后的、最大的代表。从康

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都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比起康德来，黑格尔一方面有更多的明显的反动社会政治观点，另一方面却又有更丰富得多的辩证法思想，这又是因为什么原故呢？

康德的思想体系形成于法国革命之前，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形成于法国革命之后；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他后期的思想，往往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看到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发动以后，仇恨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和向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屈膝献媚的特点。下面我们就要讲到的黑格尔的许多反动社会政治观点，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他的哲学思想就其彻底唯心主义的体系说，也是这个特点的反映。至于黑格尔哲学之所以又包含了比康德哲学丰富得多的辩证法思想，这除了由于从康德开始到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中提出的一些关于自然界发展的思想影响外，主要是因为法国革命所表明的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有力地打击了旧的形而上学观念。黑格尔在一八〇七年为他第一部系统阐发自己独立的哲学观点和体系的著作《精神现象学》所写的“序言”中说道：“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黑格尔在这段话的后面，还明白地把这种“渐变”的“突然中断”，叫做“质的飞跃”。

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黑格尔仇视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发动，但他毕竟感觉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辩证发展的性质；他的哲学中关于发展的思想、关于“突然的”质变的思想，直接依据了法国革命时代的历史辩证法。此外，启蒙运动者歌德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另外一些代表康德、费希特、谢林的辩证法因素，也都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黑格尔的丰富的辩证法，都是在彻底的唯心主义基础上表述的，因此，他对辩证法的歪曲也更为深广。

二 黑格尔的生平和著作

黑格尔生在德国南部乌腾堡省斯图加特城的一个官僚家庭。

一七八八年到一七九三年，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学神学，他很喜欢希腊文学，也研究自然科学。这时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他对法国革命有较大的热情，曾和谢林一起到图宾根附近的园地上种植“自由之树”，在他和谢林共同组织的政治学会中，他是最爱谈论资产阶级自由和博爱的一个，他对法国启蒙运动者卢梭的著作很感兴趣。

一七九三年，黑格尔毕业于图宾根神学院后，先后在伯尔尼、法兰克福做贵族、资产阶级的家庭教师共六年。从这个时期的一开头起，他就逐渐对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发动感到畏惧以至憎恨。

一八〇〇年冬，由于谢林的帮助，黑格尔到耶拿大学当讲师，和谢林共事，颇受谢林思想的影响。从这时起，他也一直和启蒙运动者、大诗人兼哲学家歌德有来往，歌德的辩证法思想和注重现实、反对抽象的思想，对黑格尔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也起了一些作用。一八〇五年，黑格尔升任副教授。一八〇六年，他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名著《精神现象学》，此书于一八〇七

年出版，它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黑格尔自己独立的哲学基本观点，建立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和基本概念，是“黑格尔哲学底真实的产地和秘密”（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还第一次批评了他以前曾经附和与鼓吹过的谢林的学说，当然，这种批评只不过表明黑格尔发展了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而不是说他脱离了谢林的哲学基本路线。可是此书的出版却引起了他们两人的断交。在耶拿时期中，黑格尔表现了爱国思想，在对国家政治的看法上，他主张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两方面应该并重。

一八〇七年，黑格尔移居班堡，作了一年的报纸编辑工作。

一八〇八到一八一六年，黑格尔在纽伦堡当中学校长。他对一些旧的学校制度表示不满，他特别批评了旧学校专教拉丁文而排斥本国语言的现象。一八〇九到一八一一年，他写了《哲学入门》，一八一二到一八一六年，又写了《逻辑学》（即“大逻辑”）。

一八一六到一八一七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当教授。这时，他对法国革命中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更加恐惧、憎恨，对改革旧制度的兴趣也减少了，他开始明确主张世袭的君主制，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可以避免群众革命。一八一七年，他出版了《哲学全书》。这部著作分为逻辑学（即“小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它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他的其他著作都可相应地分别隶属于《哲学全书》的一个部分。

一八一八年，黑格尔被普鲁士政府聘为柏林大学教授。从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反动势力在全欧洲曾嚣张一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思想动荡，普鲁士政府聘请黑格尔到柏林大学，就是想用黑格尔哲学阻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倾向。在这里，黑格尔得到普鲁士政府的许多优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一八二一年，他出版了《法哲学》，这是他晚年在柏林任教十三年期间正式出版的唯一较大的著作，此书公开主张“哲学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表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在这个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他一生中最保守以至最反动的地步，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他已经成了普鲁士君主专制政府的官方哲学家。一八三〇年，黑格尔担任柏林大学校长，一八三一年因患霍乱逝世。

黑格尔死后，由他的门徒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哲学史讲演录》（1833—1836年）、《历史哲学》（1837年）和《美学讲演录》（1836—1838年）。

三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

黑格尔是一个一向对社会历史问题发生兴趣的人，他的哲学观点就是在当时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又竭力用他自己的哲学来吹捧普鲁士政府，为普鲁士政府服务，他是当时公认的普鲁士官方哲学家。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主要是在他《哲学全书》“精神哲学”部分的“客观精神”中，以及和“客观精神”相应的著作——《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阐述出来的。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是保守的以至反动的：

黑格尔对待革命的态度，基本上和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一致。当法国革命开始时，他还对革命表示欢迎和同情，但到法国革命发展到雅各宾党人专政以后，他尽管尚承认法国革命的必然性，但他对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发动却感到害怕以至憎恨，他诬蔑人民的革命行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而可怕的”（黑格尔：《法哲学》）。

黑格尔把剥削阶级的国家神圣化，他宣称国家是他所谓的“客观精神”的最高体现和最高阶段，是“地上的神物”，“人们必须崇敬国家”（同上）。他主张君主世袭制，认为君主世袭可以“预防王位出缺时，发生派系倾轧”（同上），可以避免群众

革命。他说：君主权是“以神的权威为基础的”（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这种国家学说的目的，无非是为把普鲁士国家神圣化制造理论根据。正因为这样，黑格尔特别抬高反动的普鲁士国家，说它是社会道德的最完善的实现，是理性的楷模，他认为普鲁士国家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是最良好的制度，应该永世长存。他把普鲁士国家说成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顶峰，认为在“合理的”普鲁士国家中，一切问题都可以不用革命而逐渐解决。他在《法哲学》“序言”中所提出的著名原理，“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其本身固然包含着关于新东西产生、旧东西死亡的合理成分，但黑格尔却是提出来为腐朽的德国现实作辩护的，他借此把德国现实说成是合理的，人们对这种现实只应该调和，不应该斗争。黑格尔歪曲历史，把法国说成似乎比普鲁士还落后，所以他认为，在法国“改革必然是剧烈的”，法国革命有它的必然性，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黑格尔：《历史哲学》）；但是在德国，“‘精神’在其中得到内在的满足，良心在其中得到了安息。……新教世界……能够认识‘自我意识’绝对的顶峰”（同上），世界历史的根本原则——“自由”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因此，这样一个作为历史发展顶峰的普鲁士国家完全没有象法国那样进行革命的必要。

黑格尔是私有财产的积极辩护者：他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保护私有财产，道德的本质在于承认私有财产，而要维持私有财产，则需要国家的暴力。

黑格尔认为贵族是社会上的第一等级，在管理国家方面应起主要作用；资产阶级可以参加国家的管理，但是应该受限制。

可以看到，黑格尔一方面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容许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另一方面，又维护等级制度，把贵族看做国家的第一等级，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黑格尔这种看法，鲜明地代表了当时奴颜婢膝、向封建贵族妥协献媚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观点。

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论调，是极端反动的；他宣称战争能防止国民腐化，保持国民道德的健康，他胡说，没有战争，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他所说的战争，是不分正义和非正义的，但从他一贯对反动的德国统治阶级的颂扬看来，他所鼓吹的战争，实际上是指对外的侵略战争。所以，黑格尔这种关于战争的论调，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反映。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重新抬出黑格尔，为法西斯掠夺战争作辩护，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伦理道德观方面，黑格尔反对康德的动机说，而主张动机与效果统一，主观意志与客观行为统一。他说：“主体就等于它的一连串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是一连串无价值的作品，那末他的意志的主观性也同样是无价值的”（黑格尔：《法哲学》）。“人就是他的一连串行为构成的”（黑格尔：《小逻辑》）。他认为，象动机论者那样，不问行为，只问主观的动机或志向，则这种“单纯志向的桂冠就等于从不发绿的枯叶”（黑格尔：《法哲学》）。黑格尔也反对康德的为尽义务而尽义务的道德形式主义，而主张尽